

少爷， 太胡来

星野樱·著

你是我的包衣奴才，你的所有一切都是属于我的
就连初吻也是！

我要向女人求婚，该怎么做

就你吧，和我结婚

华文出版社



YZL10890125556

公主高
Princess



少爷， 太胡来

Yes, my lord



YZLI0890126666

星野櫻·著
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少爷，太胡来/星野櫻著. —北京：华文出版社，2010.10
ISBN 978-7-5075-3344-6

I. ①少… II. ①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205845号

少爷，太胡来

著 者：星野櫻

责任编辑：魏 燎

特约策划：邓萍萍

特约编辑：唐 婷

出版发行：华文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55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投稿信箱：hwcbs@126.com

电 话：总编室 010-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-58336193

发行部 010-58336270 58336265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市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158×230 1/16

印 张：18

字 数：190千

版 次：2011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075-3344-6

定 价：26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錄

Contents



第一春 婚前恐惧症	99
第一春 隐婚症候群	107
第一春 离婚恐慌症	115
六八九女仆夫妻相性	121
小剧场	129
作者废话 简介	132
作品	136

作者废话 | 简介

小剧场

129

六八九女仆夫妻相性

121

小剧场

129

离婚恐慌症

115

隐婚症候群

107

婚前恐惧症

99



为少爷服务，光荣而神圣的使命

《新世纪女仆守则》：

第一、服从少爷的一切命令。

(那包括那些色色、不能说的，潜规则的咩？)

第二、遵从少爷的一切喜好。

(那挑什么样的男人嫁也要被他插手咩？)

第三、绝对不准爱上少爷。

(哦，三条看起来，最后一条最简单了。)



第一春

SEASON 01

婚前恐惧症

“就你吧，和我结婚。”

“……哈啊？！少……少爷您说什么？”那种上菜市场买猪肉的口气是什么意思啊？

“我只要你跟我结婚。没要你爱上我。”

==|||

ACT.01

我叫姚钱树，职业是女仆，萌不？

“姚佳氏钱树！”

“到！报告奶妈总管，奴婢一切装备武装齐全，随时可为少爷服务！”

“很好！背诵《新世纪女仆守则》！”

“是！第一，服从少爷的一切命令，合理的命令完全服从，不合理的尽量服从，但命令合不合理由少爷决定！”

“完美，第二条。”

“第二，遵从少爷的一切喜好，少爷喜欢的我喜欢，少爷讨厌的我讨厌，少爷殴打他人，我在旁边扔小石头！”

“除了扔小石头呢？”

“是！少爷不行的时候，我会第一时间拨打120。”

“你又记错了，少爷扁人的时候，你可以在旁边扔小石头，但少爷吃亏的时候，你要第一时间充当沙包、挡箭牌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抖什么抖！有异议？”

“没……我幻觉痛而已……”

“第三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！”

“是！第三条，”对她而言，也是最容易的一条，“绝不允许爱上少爷主人！恪守本分，鞠躬尽瘁，做一只五脏俱全的小麻雀，秒杀一切凤凰幻想企图症状！”

“嗯哼，绝妙。思想洗脑完毕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你可以上工了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少爷，您渴了吗？想喝红茶、奶茶，还是菊花茶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少爷，您饿了吗？今天想要中式、西式，还是日式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少爷，您热了吗？您想我扇正常风、自然风，还是睡眠风？”

“离我远点。”

“少爷，十米够远吗？”

“……你挡住电视新闻了，让开。”

“可是少爷，这才八米零九十三厘米，我拿皮尺量过了，不会有错的。”

“往后站！”

“可是少爷，我背后是电视柜……”

“坐上去。”

“啊？坐……坐上去？”从电视柜到少爷的沙发是刚好十米没错，可是——

“腿张开……再张大点。”

“少……少爷，这个姿势我……我……”少爷好奇怪，干吗没事叫她玩劈腿？好酸痛，而且好不淑女哦。

“很好，就这样，待在那里，别靠过来。”

“……可是……您看我骑在跨下的电视机感觉会好么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……”哪里不错了，她的裤子要开裆了啦！

姚家小女有个吉利讨喜的名字——姚钱树。

如此招财进宝的好名字寄托了其父母美好的梦想——妄想她成为全家人的摇钱树。可不想，正是因为这个名字太过讨巧吉利，她从小就被潜规则，被内定为少爷的跟班小奴才。

当时年幼的她根本不知其中含义，直到一本厚厚的字典送入她的手中——

包衣奴才，也叫家生奴才，意思是奴才生的奴才，历史上为满族社会的最底层。

“少爷，您干吗特意拿字典给我看这个词的解释？”六岁的娃娃连字都认不全，更别说要理解上头的艰深话语，可身旁传来的少爷的阴讽笑声还是让她脊背发凉，本能地感到这些绝不是什么好话。

“哼。最底层。”

“……少爷，您的表情好过分。”

“过来坐。”

“咦？我可以坐在您身边吗？”

“地上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坐黑手党旁边。”

“……”黑手党——少爷的爱犬，一只有严重老人脸，憨憨呆呆，嘴边的肉居然还耷拉下来，但据说是比她值钱很多的纯种藏獒犬。她不明白，这种好像把狮子的鬃毛偷拔下来，安插在自己脸边玩COSPLAY的狗凭什么比她值钱。

“蹲好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手。”

“……”递上爪儿。

“叫。”

“嗷嗷汪汪喵喵鸣。”

“乖。”他屈尊纡贵地弯身摸摸她的脑袋瓜，勾唇轻道，“藏獒一辈子只认一个主人，所以你要向它学习，从今天起，你跟黑手党一样，这辈子只能认我这个主人。身为你这辈子唯一的主人，你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，从头发丝到脚指头，包括你将来找的男人，甚至你跟你将来找的男人生的娃娃也是属于我的，听清楚了吗？”

“听是听清楚了，可是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少爷，我现在只有六岁半，这种十八禁的挑逗问题等我到了十八岁，您再提醒我好不好？我怕我会忘记。”

“……”

ACT.02

少爷回来了？！

姚钱树自此上岗，成为小女仆一枚，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着。

AM6:30 起床洗漱。

AM6:45 准备早餐。

AM6:55 潜入少爷睡房，顺便不经意地踢一脚她每日都被警告要向之学习的楷模——睡在少爷床腿边的黑手党。

AM7:00 用温柔体贴的声音呼唤少爷起床。

AM7:15 少爷赖床完毕，懒懒地坐起身子，伸开双手，等待被伺候。

AM7:15:01 跳上少爷的床，解开少爷的睡衣扣子，为少爷更衣。

AM7:16:03 因口水流太多，被少爷一脚踢下床，少爷一边咒骂一边自行穿好衣裳。

AM7:20 少爷深情呼唤黑手党起床，一同下楼就餐。房间内独留一个抹泪趴地收拣睡衣的悲惨身影。

AM7:45 替少爷打开轿车门，恭送少爷前往贵族学院。

- AM7:50 少爷与黑手党依依惜别中。
- AM7:55 依旧惜别中……一人一狗的背后有一抹咬手帕看手表急到面红耳赤的身影。
- AM8:00 少爷滚蛋。
- AM8:00:01 咬起面包冲向平民学校。
- AM9:01 迟到，被班主任拎出来提着水桶罚站。
- AM11:39 早退，屁滚尿流火速为少爷送午餐便当，顺便被嫌弃菜色。
- PM2:01 二度迟到，二度水桶滴干活。
- PM5:00 放学接到少爷电话并被威胁，如果比他晚到家，她就死定了。
- PM5:01 被野狗乱追，往家里疯跑中。
- PM6:12 烛光晚餐准备完毕。
- PM6:15 少爷归家，进门，拔光她精心设计的浪漫蜡烛，扔进垃圾桶，非常不浪漫地与黑手党共进无烛光晚餐。
- PM6:30 蹤在垃圾桶边，泪眼婆娑拣蜡烛。
- PM7:00 少爷的财经新闻八卦新闻乱七八糟新闻时间。
- PM10:00 跟在喜欢边脱衣边往浴室走的少爷背后，收衣服。
- PM10:05 少爷沐浴，黑手党被邀共浴，某人泪眼婆娑地站在门外斜眼偷睨磨砂玻璃后勾勒出的美妙线条。
- PM11:00 精神自由春梦时间，勿扰。

血与泪的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少爷暴躁骚动的青春期悄然无声地到来，小女仆上岗的日子也越来越难混了。

“少爷少爷，奴婢我好像又长高了，现在我不用踮脚就可以够着灶台上的锅了呀，不会因为看不见锅里的东西而煮糊晚饭了，也不会再被瓦斯炉烧掉头发，更不会再被黑手党撞翻凳子摔进锅里去了。”

“言简意赅。”耐性减少中。

“少爷少爷，您不觉得奴婢我有哪里变了吗？您看您看，您不觉得我这里长了点，这里紧了点，还有这里短了点儿吗？少爷少爷，您不要无视我呀，多少考虑些些下层人民的疾苦呀……少爷……少爷……我快被勒得喘不过气了，这样我真的很困难再为您服务了。”

“说重点。”耐性持续减少中。

“少爷少爷，我只是想申请一套新的女仆服难道就这么困难么？经费就这么紧张么？还是您的情趣太过分了？”

“闭嘴。”耐性跌零！

“少爷少爷，裙子太短了，胸口太小了，看到奴婢我被小号的女仆服勒得很辛苦，您就这么开心吗？！少爷少爷！不是只有您一个人在发育呀。”

“滚。”耐性破表！

一句比一句少的答复，让姚钱树的小号女仆装一穿就穿到了十六岁，好在她的身材还算合作，发育不太有前途，自始至终被包裹在小衣服内的肉体没有爆炸而暴露出什么部位来。

对于少爷的小气，她怨念颇多，可伺候起来却丝毫不敢有怠慢。

高中的最后一个暑假，少爷带黑手党去郊游，顺便搭上她。

野云万里，意境盎然，少爷兴致甚好，一只手牵住黑手党，一只手朝她伸出来。

她想也没想就把自己的爪儿搭上去，却被他嫌弃地打开。

“茶。”

“哦哦哦！上等茶，马上就来！”

回头，翻找她的小装备——一只哆啦A梦梦幻贴心包。大大的耐磨军绿帆布袋子横尸在草地上，宽大松垮的袋身上用鲜艳的大红色毛线绣着几个歪斜的大字——
为少爷服务，光荣而神圣的使命

保温壶丢出来，紫砂壶丢出来，茶叶包丢出来，烤肉架、黑煤头、五斤鲜牛肉、配上酱腌的鸡翅膀一并丢出来。

“少爷，您看您还需要什么吗？”

“……你这破包里到底能装多少东西？”

“也不多吧。便当、狗粮、矿泉水、浴巾、牙刷、遮阳伞、防晒油、滩椅，还有您的游泳裤和黑手党的游泳圈。还有还有，这个最最重要的东西，奶奶总管有提醒我，这个东西是一定要为您带着的，因为少爷现在是青春期嘛！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当当当！换洗内裤！三条哦！”

“噗嘶”——棉布撕裂声。

“少……少爷，这是您的内裤，不要罩在奴婢我的头上呀。求求您帮奴婢我拿下来呀。好丢脸喂！”

所以说，机器猫那只不干好事，每天只知道拿出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折腾人的蠢猫，真是让人讨厌极了！

“暑假过完，我要去英国。”

奋力拔除内裤的爪儿停了下来，眨眨眼望向前面的背影。夕阳下，看不真切。他回头，“留学。”

“那奴婢我……”

“不准跟来。”他蹙眉，“我好不容易才能到英国的学校过几天清净日子，你和奶妈总管谁都不准跟来。”

“……少爷，奶妈总管他会伤心的。虽然他是男人，可他硬是抱着奶瓶把您喂养大，身为一个靠奶粉荣升为奶妈总管的男人的精神之力有多可怕，您不是不知道哇！虽然他不让您交朋友，那是怕您被坏人带坏；不让您谈恋爱，那是怕您被坏女人欺负；不让您看A片，那是怕您被扭曲的颜色知识污染……他都是为了少爷您好呀。况且，您要是一走了之，他会折磨死我的，会的会的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管你的死活？”

“……少爷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依旧没变，还是那么过分，呜呜呜。”

“你敢不听我的话？”

“呜，不敢。”

“很好，黑手党坐不了飞机，不能和我一起走，你要照顾好它。”

“黑手党坐不了飞机，可是少爷，我我我，我比它强呀，我可以坐飞机呀！我终于有一点赢过它了，耶！”

“你的确能坐飞机，可我不打算为你花钱买票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还没有坐过飞机的说。”

“浪费。”

“……好吧。少爷，奴婢我决定留守宅子努力完成少爷您的命令，对奴婢我来说，黑手党今后就和您一样伟大重要，奴婢我一定像照顾您一样照顾黑手党，一看到它就会想起您伟岸的身影，它和您一样会永远活在奴婢我的心里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您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他看她一眼，不说话。

“一个星期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一个月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大半年？”

“……不知道。”

也许就不回来了吧。

尽管他当时含糊其辞，但姚钱树是这么理解少爷敷衍般的“不知道”的。因为自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五年。今年，少爷二十四岁，她……唔，二十一了呢。

“姚佳氏钱树！”奶奶总管的声音总是中气十足地响彻在没有主人的豪宅里。

“到！报告奶奶总管，奴婢我一切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为黑手党服务。”

“你你你，你还真把那只狗当少爷在伺候了？”

“可是除了它，我就没有人可以服侍了嘛。”白拿工钱有罪恶感呀。

还不都是怪奶奶总管，从小到大把少爷往死里伺候，这才导致少爷逃离魔掌似的奔去英国留学，一去就是五年，还杳无音讯，生怕家里一老一少捕获他一丁点儿的行踪后会赶去投奔他一样。

不过，也是啦。

以奶奶总管的恋少爷癖，就算少爷埋在几百万年前的土里，都会被他挖出来膜拜伺候，比那些敬业的考古工作者都厉害。

“今天我给你安排的任务呢，你有好好做吗？”

她眨眨眼，看着奶奶总管，“今天的任务？”赶紧翻出她的大包包，那上头绣着的“为少爷服务，光荣而神圣的使命”的字样依旧醒目，可是少爷已经不在了。

摸出记事本，翻到今日行程记录，突地露出惊恐的表情，抬头望向一脸严肃的奶奶总管。

“今天，呀！我要去相亲！”

“没错！那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又要化妆、吹头发、穿洋装了吗？”不是听说男人还蛮萌女仆装的么？

“那是当然！抓紧时间，争取早点嫁出去，为少爷骗个像样的男人回来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可是，奶奶总管，每次我一说我的择偶标准，他们都马上吓得跑走了耶，还说我要找个男人一起去伺候别的男人，是脑残弱智精神病呀。”

“哼！那些不上道、没出息的男人不可以跟他们来往，你交的男朋友长相不重要，身材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要和你一样，要对少爷绝对地忠心，听到没有？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大声点回答我！”

“是！我一定骗个男人回来一同伺候少爷，为少爷效忠，为少爷牺牲，为少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！！”

“很好。”

“可是，少爷都变成英国人了，我找了男人要效忠谁嘛。总不能叫他跟我一起效忠黑手党吧？”她小声地咕哝，拉了拉狗绳儿，抱怨归抱怨，本职工作她可不会怠慢。

“黑手党，咱们今天要见的男人叫舒城岳，这是他的照片，记清楚哦。我答应像照顾少爷一样照顾你，所以你是老大，有决定权嘛，你同意了，我才能放心喜欢

他呀。喜欢他，你就吱一声，不喜欢也不要再像上次那样把人家咬得体无完肤的，太不人道了呀！”

姚钱树整装待发，牵着接近年迈的黑手党奔赴骗男人的相亲现场。

奶妈总管目送着她远去，心情倍感欣慰，欣慰完毕，准备开始他一天的工作。
第一件事，为少爷洗澡。

擦拭悬挂在客厅壁炉上方的少爷的巨幅油画像一百遍。少爷那英俊的面貌，那被玫瑰花簇拥的完美身影，那架脚而坐、手指交叉搁在唇边的性感姿势，那狂野洒脱满是男人味的凝视眼神，哦哦哦，曼妙的少爷！

第二件事，为少爷泡茶。

供奉到少爷的巨幅油画像面前。

第三件事，为少爷喷香水。

油画不能洒水，那就香薰吧，嗯嗯，在少爷的巨幅画像前点上几根粗大的顶级佛香。

“R ing——R ing——”

电话铃声突地响起，打断了他的日常安排，这让他很是不快，抓起电话没好气地哼道：“喂，哪位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是我？”奶妈总管痴呆中。

“……是我！不是你！”

“我怎么不是我了？我当不当了这么多年，你是哪个臭小子，一个电话打来我就不是我了？”

“……闭嘴，飞机场。”

“什么飞机场啊，你骂谁是飞机场啊？！”

“……我在飞机场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来接我！马上！”

“哈？少……少爷？”

啪！电话垂直砸在地上，又被回过神的奶妈总管再度抓起，嘶吼般的声音穿越电话筒刺进对方的耳朵里。

“少爷！！！你回来了！！！你回来了啊啊啊啊啊！你为什么不多讲几句话，害我都听不出少爷是少爷了，哦哦哦，你变声了，你的声音变得好性感好低沉好优雅好有男人味，少爷，你再说两句话让我感受一下你的男人味啊啊啊！”

“卡哒——嘟——”

回应他的是干脆的电话挂断声。

“啊啊啊，好有男人味的电话挂断声啊！！如此冷漠淡雅充满男性王者气质的挂电话声，除了少爷没有别人了！！

“全体仆从听我指挥，立正，稍息，拿好一切装备，我们现在就去飞机场迎接少爷呀！”

“报告总管，还少了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哪个不要命的家伙胆敢在少爷归家的重要日子缺席？”

“姚钱树。”

“那个丫头野到哪里去了？把她揪出来！”

“……不是你安排她去相亲了么？”

ACT.03

谁准你去相亲的？！

一辆豪华轿车拉风地横入飞机场。

车门打开，红色的地毯从门口飞展开来，一路铺进机场的候机大厅。

一票手持玫瑰花的人，训练有素，整装齐发，宛如呼啸的小火车般直冲进候机大厅内。只见带头的那个人手举巨幅照片和闪光灯牌奋不顾身地拨开人流，杀出一条血路。

周遭人士无不侧目。

“什么情况？又有什么偶像明星来了么？”

“这帮脑残粉丝。哇唔，连制服都有了？”

“这是哪个亲友团啊？集体穿女仆、执事服。”

“带头的那个老头儿有五十多了吧，这么老的老头儿还追星？”

“什么性感艳星魅力这么大，连老头儿都不放过？”

“看看他举的照片不就知道了。”

“怎样怎样？”

“……粉嫩童男。”

“啊？五十岁的老头喜欢……粉嫩童男？”这是什么口味？

无视所有人期待着性感艳星降临的眼光，奶奶总管举着巨幅照片，双眼如雷达般搜寻着目标。

突然，一只皮革黑提包不知从什么方向飞射出来，奶妈总管手里高举的大照片被硬生生地一撞，相框断裂，少爷的大照片摔在地上。

“少爷断了！哪个挨千刀的敢折断我家少爷？！”

啪——

一只擦得黑亮的皮鞋踩上照片，脚尖点地毫不怜惜地用力一转。

“你说谁断了？”低回的声音隐含着不满。

奶妈总管呆愣地抬起头来，看向来人。

红色的立领衬衫配上整套的绚丽休闲西装。领口因天气微热而大敞着，一层稀薄的小汗珠带着几分挑逗意味泛上锁骨。他把袖子高高捋到手肘，露出白皙的手臂。柔软略长的碎黑发显出几分颓废凌乱感，棱角分明的薄唇紧抿着，高挺的鼻梁上架着墨镜，两道目光穿过茶色的镜片透射出来。

他一只手插进西裤袋里，一只手反钩着行李包，面无表情地立在那儿。

“少……少爷？”

“不是跟你说过，把这张丑画扔掉吗？”他一脸不屑，抬脚踢开自己少年时期的照片，嫌弃地看着眼前另类的迎接队伍。用玫瑰花把他的照片团团围在中央很有趣么？

“少爷啊！！”

见奶妈总管就快要熊扑过来，他立刻将手里的包塞进他怀里，“不要靠过来，站远点。”

“少……少爷，我是激动，激动！你终于回家了，呜！你可知道我有多惦记你，那个威什么刚的学校终于肯放你回来了吗？”

“……大总管，少爷念的是英国皇家豪勒威学院，不是威什么刚大学。”

“有什么关系，反正只要少爷回来了，我多年的心愿也就了了。”

奶妈总管的心心念念并没换回应。

“黑手党呢？”少爷没有理会奶妈总管，从包里拿出为爱犬买的礼物——英国贵族狗罐头。

“呃……黑手党它……”奶妈总管闪烁其词。

扫视过奶妈总管欲言又止的脸，少爷略略拉低了墨镜，视线从墨镜上方仔细地扫过奶妈总管身后的每一个仆从。

很好，宅子里的人差不多都齐了，独独缺了那个穿着小号女仆服、背着哆啦A梦大包、被他留下来照顾黑手党那个包衣小奴才。

“她人呢？”

“呃，它趴在狗屋里等少爷你回家吃烛光晚餐。”

“吃什么烛光晚餐，我在问你，我的包衣奴才呢？”她好大的胆子好大的谱